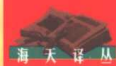


西方畅销书译丛



血腥童子军

Allah n'est pas obligé

[法]阿玛杜·库鲁马 著 管筱明 译

海天出版社

血腥童子军

Allah n'est pas obligé

[法]阿玛杜·库鲁马 著
管筱明 译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血腥童子军/(法)阿玛杜·库鲁马著;管筱明译.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7
(西方畅销书译丛)
ISBN 7-80654-474-7

I.血... II.①阿...②管... III.长篇小说-法国
-当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0223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胡小跃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黄海燕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375

字数:130千 印数:1-5000册

定价:13.8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hmadou Kourouma
ALLAH N'EST PAS OBLIGÉ

©Editions du Seuil, 2000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本书由法国瑟伊出版社授权出版
法国外交部重点协作项目

Cette traduction est éditée par Xiaoyue HU,
Sea-Sky Publishing House
Sea-Sky Publishing House Building
Road Caitian (518026) Shenzhen, Chine
Téléphone: 0086-755-2720235
Télécopie: 0086-755-2720420
E-mail: hxyhtph@163. net

献给吉布提儿童：本书是应
你们的要求而写的

献给我妻子，感谢她的耐心

目 录

- 1 | **血腥童子军** (法)阿玛杜·库鲁马 著
管筱明 译

附

关于本书及本书作者

- 207 | 一部现代的经典作品
210 | 剖析疯狂
212 | “我只不过把真实写成了小说”
217 | 写尽所见的一切
219 | 表现杀人时代的流浪汉小说
221 | 我写的一切都是真的
225 | 阿玛杜·库鲁马访谈录(一)
231 | 阿玛杜·库鲁马访谈录(二)
243 | 译后记

我决定给这部作品取名为《安拉在人间的事情，也不一定件件正确》，以便结束我这一大篇拉拉杂杂的闲话。喏，我现在就开始胡扯了。

首先……第一点……我叫比拉希玛，是个小黑鬼。并不是因为我是黑种，也不是因为我是小孩。不是！我之所以是小黑鬼，是因为我法语说得不好。就这么回事。一个人，哪怕是大人，甚至是老人，甚至是阿拉伯人、中国人、白人、俄罗斯人，甚至是美国人，只要法语讲得不好，人家就说他讲的是小黑鬼的话，他也就成了小黑鬼。这，就是日常法语规则的规定。

……第二点……我没上过几年学，才上初小二年级就停了。我离开课堂是因为大家都说上学没有用，顶不

上老奶奶放的屁。(非洲黑人士话就是这样来形容一件事没有价值的。人们说这还顶不上老奶奶放的屁，是因为老奶奶年老体衰，放的屁不响，也不太臭。)上学之所以顶不上老奶奶放的屁，是因为即使你大学毕业，拿到了学士文凭，也没法在法语非洲某个腐败的烂香蕉共和国里谋个护士或者小学教师的差使。(烂香蕉共和国的意思是表面看起来民主，其实腐烂透顶，完全受私人利益驱使。)不过就是那两年初小，也不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上的。我稍稍识了点字，懂了点知识，可是还不够，就像那些土不土洋不洋的家伙，非洲土著黑人称他们为两面烘的玉米饼。我不再是个乡巴佬，不像别的土生土长非洲黑人那样蒙昧无知，我听得懂那些开化的黑人和土巴伯(意为白种人)说的话，明白他们的意思。不过利比里亚那些英籍和美籍黑人除外。可是我对地理一无所知，语法规则、动词变位、加减乘除一窍不通，就更不要说写文章了。在一个像几内亚、科特迪瓦那样腐败透顶的共和国里，我不可能当个国家公务员，轻轻松松地挣口饭吃。

……第三点……我就像公山羊须那样傲慢无礼，让人厌恶，说起话来更像个卑鄙小人。我虽不像那帮粗鲁的土生土长的非洲黑人，骂什么狗屎、婊子、坏蛋！可是我说马林凯人的脏话，如“发福裸”！（“发福裸”意为我父亲你父亲大家父亲的鸟。）如“黼莫可代”！（“黼莫可代”意为杂种，私生。）如“哇啦嗨”！（“哇啦嗨”意

为“以安拉的名义”。)马林凯人是我的种族,是土生土长的非洲黑人,大量居住在科特迪瓦、几内亚北部和别的烂香蕉共和国,如冈比亚、塞拉利昂和塞内加尔等地。

……第四点……我要请你们原谅,因为我还是个孩子,像这样跟你们面对面说话是不妥的。我只有十岁或者十二岁(两年前,外婆说我八岁,而妈妈说我有十岁了),可是我说得太多了。一个懂礼貌的孩子应该听人家说话,而不是自己乱发议论……他不应该像饶舌的鸟儿,栖息在无花果树枝头,叽哩哇啦地海说胡吹一通。那种事,是那些蓄着一大蓬白胡子的老头做的。正如谚语说得好:脑袋瓜还在颈上,膝头儿就别把帽子戴。村子里就是这种习俗。不过我好久以来就不把村里的习俗放在眼里了。你们想一想,我曾在利比里亚打过仗,用卡拉什尼科夫(或者卡拉什)步枪杀死过很多人,并且用刀来吸食可卡因,以及其他劲道足的毒品。

……第五点……为了用还过得去的法语,用大家勉强可以听明白的话语来叙说我一钱不值乱七八糟的生活,为了避免乱用粗俗字眼,我准备了四部词典。首先是《拉罗斯词典》和《小罗伯尔词典》,其次是《黑非洲法语特殊用法词典》,最后是《哈拉普斯词典》。这些词典有助于我寻找、查对粗俗字眼,尤其是解释它们的意思。必须解释,因为我这一大通拉拉杂杂的闲话是给各种各样的人来读的:土巴伯(白人)移殖民、没有开化的土生土长的非洲黑人、世界各地各种使用法语的人。《拉罗

斯词典》和《小罗伯尔词典》可以使我寻找、查对和对非洲土生土长黑人解释法国法语的粗俗字眼。《黑非洲法语特殊用法词典》使我可以对法国讲法语的白人解释非洲的粗俗字眼。《哈拉普斯词典》可以使我对法语国家不懂洋泾浜英语的人解释洋泾浜英语的粗俗字眼。

我是怎样得到这些词典的呢？这事说来话长，我现在在还不想讲给大伙儿听。时间紧得很，我不想糟蹋它，来扯一些无聊事。就这么个意思。去他的发福裸（我爸爸的鸟）！

……第六点……说实话，我长得既不漂亮又不乖巧，而且因为让母亲受了罪，遭了难，理该受罚。在非洲土生土长黑人中间，当你惹妈妈生气的时候，如果她负气而死，就会在心里诅咒你，而你就会遭受不幸。你会事事不顺，什么事一沾上你就会搞砸。

我之所以不漂亮不乖巧，是因为好几个人的“涅玛”附在我身上（“涅玛”是黑非洲的法语土话，应该给法国白人作点解释。据《黑非洲法语特殊用法词典》，“涅玛”是指人死后留在世上的影子，以后转变为一种作恶的力量，常常滥杀无辜。）而我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就杀死了许多无辜之人。我在那两个国家参加部落战争，当童子军，吸食烈性毒品，染上毒瘾。我被涅玛附身，从此倒了大霉，事事不顺。黼莫可代（私生）！

现在用六点介绍了我的情况，却没有再用一点介绍我本人，更没有多说几句话提一提我那傲慢无礼毛病很

多的说话方式。（不应该说“多说几句话”，而应该说“多念几句经”。非洲土生土长黑人什么也不懂，应该对他们解释一下。据《拉罗斯词典》，“念经”的意思是说额外的话，翻来覆去地啰嗦。）

我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这并不是一幅让人赏心悦目的图画。现在，既然作过了自我介绍，我就要真的讲述我这小魔头可恶的一生了。

你们且坐下来，好好听我说。把什么都听进去，一句也不要漏过。“安拉在人间的事情，也不一定件件正确”。发福裸（我爸爸的鸟）！

在到达利比里亚之前，我是个无所畏惧也无可指责的孩子。我四处流浪，遍地为床，走到一处偷一处，见到什么拿什么，反正是要填饱肚子。外婆成天找我：人们所称的街头浪子就是这样的。我曾经是个街头浪子。在沦为街头浪子之前，我进过学校。在进学校之前，我是托哥巴拉村的一个皮拉割落。（据《黑非洲法语特殊用法词典》，“皮拉割落”意为没有受过割礼的儿童。）我在沟里奔，田里跑，钻进荆棘丛赶老鼠，爬到矮树下打飞鸟。地道一个丛林里土生土长的黑非洲儿童。在这以前，我是个和妈妈一起待在屋里的小孩儿。在妈妈房间和外婆房间之间跑来跑去的小孩儿。在这一切之前，我是个在妈妈房间里爬的小家伙。而在地面上爬之前，我住在母亲肚子里。而在投胎之前，我也许在风中，也许在水中，

也许是条蛇。人在进入娘肚子之前，总是个什么东西，例如蛇呀，树呀，家畜呀，男人呀，女人呀什么的。人们管这叫前世。我经历了前世。鸮莫可代（私生）！

我心里首先想到的……如果用纯正的法语，不应说心里，而应说脑子。每次想到母亲的房间，我心里或者脑子想到的就是火，被炭火烧的皮肤，火在身上留下的痕迹。我不清楚我的小臂被“炭化”的时候我有几个月大了。（据《黑非洲法语特殊用法词典》，“炭化”意为用炭火烧。）妈妈没有算我几岁几个月。她整天病来病去，整天以泪洗面，哪有时间替我计算年龄呢？

我忘了告诉你们一件根本大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妈妈是靠挪动屁股行走的。哇啦嗨（以安拉的名义）！挪动两边屁股。她用两只手和左腿支撑身子。她的左腿像牧羊棍一样承不得力。至于右腿——她管它叫压瘪的蛇头——已经被截了肢，截面发生了溃疡，使她非常痛苦。据我的《拉罗斯词典》，溃疡，就是一种经久不愈、不断流脓的创口。腿上有创口，无法治愈，最后将危及病人生命，人们便管它叫溃疡。妈妈用树叶盖住溃疡，再用旧缠腰布“爱米”起来，（据《拉罗斯词典》，“爱米”意为包扎。）右腿就总是悬在空中。妈妈就靠挪动屁股，像一条毛虫似的，一“促”一“促”地往前走。（据《拉罗斯词典》，“促”，就是猛地行动后又猛地停下。）我呢，用四肢爬行。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能够讲

出来，可是我不喜欢讲给大家听。因为这是个秘密；因为我一讲述，就会像一个被皮肉上的烧伤吓坏的人，痛苦得发抖。我四肢在地上爬，在屋子里转，妈妈跟在我后面追。我比她行动得快。她右腿悬空，两手撑地，一“促”一“促”地挪动屁股，跟在我后面追。我爬得太快，太远，因为我不希望被妈妈追赶上。这样我就爬进了、翻倒进了火红的炭盆。炽热的炭火炙烤着我的手臂。炙烤着我这样一个可怜幼儿的手臂。因为安拉在人间的的事情，也不一定件件正确。这样我手臂上就永远留下了一块疤痕，我脑子里，用黑非洲人的说法，我肚子里，心里也永远留下了一块疤痕。它就像母亲的气味，永远在我心里，在我整个人身上。母亲可恶的气味灌满我的身体。（据《拉罗斯词典》，“可恶的气味”是十分难闻的气味，“灌满”是浸透的意思。）黝莫可代（私生子）！

这么说来，我还是一个娇弱的幼儿，还在襁褓中时，溃疡就在折磨和侵蚀母亲的右腿了。溃疡“牵引”着我母亲。（牵引，就是把人带往某个地方）。溃疡牵引着我母亲和我们所有人。因为在母亲和她的溃疡周围有火塘，烧伤我手臂的火塘。火塘冒着烟或者被拨动。（拨动，就是翻动没有烧透的木柴，让火烧旺。）火塘周围，是一些“加纳里”。（据《黑非洲法语特殊用法词典》，“加纳里”是手工制作的瓦罐。）除了加纳里还是加纳里，总是些装满汤水的加纳里。（汤水，熬煎出来的草药水。）这是清

洗妈妈溃瘍的药水。屋子里面，贴墙还放着一溜加纳里。在加纳里和火塘之间，是坐在席子上的母亲，以及她的溃瘍。还有我和拜物教巫师、猎人兼郎中巴拉。巴拉是妈妈请来治病的。

巴拉是个了不起的漂亮家伙，熟悉太多的国家，懂得太多的事情。安拉给了他上百种另外的机遇，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才能资质。这是个“自由佬”，据《拉罗斯词典》，从前的奴隶获得解放，就得到这样的称呼。这是个“懂送趴”，据《黑非洲法语特殊用法词典》，人们就这样称呼打死过一头黑色猛兽和一个恶鬼的打猎师傅。这是个“卡菲尔”，据《黑非洲法语特殊用法词典》，人们就这样称呼一个不肯信仰伊斯兰教、充满物神教偶像崇拜的人。他不肯烧掉他那些偶像，因此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也就不需要每天做五次祈祷，也不用每年饿一个月肚子。等到他去世那天，任何伊斯兰教徒都不会去给他送葬；人们也不会把他埋在伊斯兰教徒的墓地。他宰杀的禽兽，别人“严格地”不会吃（“严格地”意为绝对，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巴拉是村里惟一的邦巴哈（邦巴哈意为不肯干什么的人），惟一的卡菲尔。大家都怕他。他有颈子，有臂膀，有头发，口袋里装满了卖给别人的护身符。照理村里人都不应该到他家去，可实际上，在夜晚，有时甚至在白天，大家也去他家，因为他会巫术，会传统医术，会魔术，还会五花八门怪里怪诞的方术（怪里怪诞有过

分的意思)。

我现在所说所“海”的东西(“海”意为胡说八道),以及我将要拉拉杂杂闲扯的东西,都是巴拉教的。吃水不忘掘井人。年成好的季节,人们在乳油树下拾到那么多甘美的果子,应该永远感谢这种果树。至于我呢,也永远不会忘记巴拉的教诲之恩。发福裸(他父亲的鸟)! 黼莫可代(私生子)!

妈妈的房间有两道门:大门通向全家共住的大宅,小门通到院里。我四肢着地到处爬,什么地方都要攀住瞧一瞧,有时碰到妈妈的溃疡,疼得她大叫。溃疡渗出鲜血。妈妈像踩中了猎狼的大圈套、爪子被钢牙咬住的鬣狗,发出凄厉的干嚎。她哭了。她的眼泪太多,眼窝里总是含着泪水,她不住地抽泣,总是抽泣得喘不过气来。

“别流泪了,别抽泣了,”外婆说,“我们都是安拉造出来的。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眼睛和身材,也各有各的痛苦。他把你造出来,就是让你受溃疡折磨的。他让你守着火塘,在席子上过一辈子。你要反复念诵‘安拉库巴卢!’‘安拉库巴卢!’(安拉伟大!)安拉是不会无缘无故让你受苦遭罪的。他让你在尘世受苦,为的是洗净罪恶,明天好让你上天堂,享受永福。”

于是母亲擦干泪水,吞下抽泣。我们又开始做游戏,又满屋子追逐起来。过几天,她又停下游戏,痛得哭起

来，又抽泣得喘不过气来。

“你就不要抱怨了。还是祈求伟大的安拉吧！安拉库巴卢！（安拉伟大！）你应该感谢安拉的好意。他把你打落尘世，让你受苦受难，总还有个尽头。再说比起地狱的痛苦，这点小灾小难好受多了。别的罪人、恶人、不信教的人被他打入地狱，遭受折磨，可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啊。”

外婆说完这番话，就要妈妈祈祷。于是妈妈又把眼泪擦干，跟外婆一块祈祷起来。

我的手臂被烫伤后，妈妈哭得太厉害了，喉头完全哽住了，胸脯随着抽泣剧烈地起伏。外婆和父亲赶紧跑过来。他们都显出生气的样子，一起责备母亲。

“这又是安拉的一场考验（考验意为可以用来判断一个人价值的事情）。正因为安拉在天堂为你准备了额外的幸福，他才要你在尘世遭受额外的苦难。”

妈妈擦干眼泪，吞下抽泣，和外婆一起祈祷。然后，妈妈和我又玩起游戏来。

巴拉常说，一个孩子不应该因为气味不好闻而离开妈妈房间。我从不厌恶妈妈的气味。屁臭、尿臊臭、大粪臭、溃疡脓液臭、呛人的烟臭，种种臭味混在一起，充满妈妈的房间，还有郎中巴拉的气味。不过我没有闻到，也就不觉得作呕。对我来说，妈妈和巴拉的气味都是好闻的。我已经习惯了。闻到这种气味我吃得更香，

睡得更熟。这，就是人们称作自然环境的东西。每个人都在一定的自然环境里生活。妈妈的房间和她的气味就曾是我的自然环境。

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出生以前世界是什么样子。有一些早上，我尝试着想像妈妈在截肢之前是什么样子，她在截肢以前，在娘家做闺女时是怎样唱歌、跳舞、行走的。外婆和巴拉告诉我，妈妈那时漂亮得像羚羊，像古罗出产的面罩。可是我看到她不是躺着就是坐着，从没见过她站着的模样。我相信她那时一定惹人喜欢，不可抗拒地惹人喜欢。因为三十年以后，尽管生活在充满大粪臭和烟臭的房间里，尽管浑身发出气味，尽管饱受痛苦折磨，终日以泪洗面，她瘦削的脸上还是残留着昔日的光辉。只要她脸上没有被泪水浸泡，就焕发出动人的光彩。她就像一颗被糟蹋的残缺的珍珠（残缺意为表面受到损坏）。一种像她右腿溃疡一样受到侵蚀的美，一种在房间的烟气和臭气中还能见到的光彩。发福裸！哇啦嗨！

当妈妈还是个漂亮、迷人的处女时，人们叫她巴菲蒂妮。即使在完全没有治好的希望，溃疡已经腐烂的情况下，巴拉和外婆仍然管她叫巴菲蒂妮。我呢，看到的总是身体变形、脸色变坏了的她，也就只管她叫妈，再也没有别的称呼。简简单单一声妈。非洲人说，这声音